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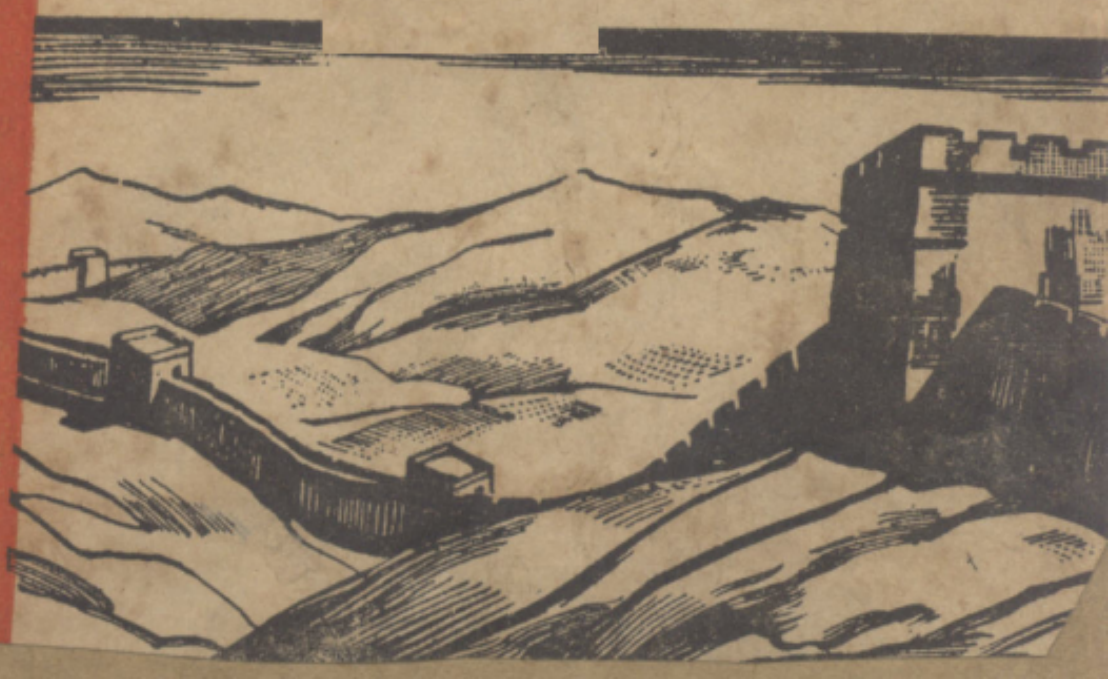
淞滬火綫上



抗戰中的中國叢刊

長江主編

胡蘭畦等著



活生

二之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上 綫 火 滬 淞

著 等 哇 蘭 胡

店 書 活 生

月二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抗戰中的中國”叢刊之二

淞 滬 火 綫 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

者

胡蘭畦等

主

編者

長

江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 上海 廣州 重慶
西安 長沙 梧州 成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月初版

目次

鐵與血的鬥爭·····	蔡以中（一）
英勇的鐵鳥·····	次霄（六）
軍中三日記·····	胡蘭畦（二六）
鋼勇士·····	許華（四七）
火線上的雙十節·····	胡蘭畦（五）
大戰東林寺·····	胡蘭畦（六）
戰場一角的鏖戰·····	胡蘭畦（八一）
前綫兩晝夜·····	吳大琨（九）

走向東戰場……

馮英子 (二六)

在北新涇火線上……

征雁 (二七)

鐵與血的鬥爭

——第七連機關槍連連長蔡以中——

我懷了一腔更燃燒，更沸騰的熱情重來到離別已經五年多的上海

五年前，在廟行與敵兵白刃戰時所受的創痕，還深留在我的左腿，五年來，我們民族所受的恥辱與欺凌，加添了我們無限的憤怒，同時給了我們無限的鼓勵。

傍午，我們下了車，在出發到上海的附郊一個小鎮去的道上，我們遠遠望見「一二八」的遺跡，那斷垣，那殘壁，我們還看見了兩路管理局新建的大廈岸然矗立在雲霄。一陣溫煦的海風撲着我們每個弟兄的黝黑的臉

，我彷彿在風中聽到一種聲音，那聲音該是帶着歡喜又帶着疑懼的歡迎的呼聲吧？我不禁在心裏響了回音：「別警懼吧！你們這次雖也許還要經歷過一次磨難，然而請你們放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帶這一顆比鋼鐵還要堅強的決心一定把日本帝國主義永遠逐出上海！」

x
x
x
x
x
x
x

弟兄們雖都在埋怨時間走得太慢，因為，在夜神一到來，敵人，定會到我們陣地來挑釁的，到那時候，幾十年來鬱積在胸口的憤怒與苦悶是得到一個盡情發洩的機會了。

可是，夜到來了，我們望着那半鈎殘月徐徐升起，九時，十時……：一時，二時過去了，我們又望着那半鈎殘月在徐徐西落，弟兄們都顯得異常焦急。雖然敵兵的陣地，我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們始終服從着「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命令的，弟兄們都在低低地咕嚕着：「東洋兵不敢作聲了吧？」

到三時多，保安隊一排，在寶山路附近巡邏着，我們的隊伍即時離保安隊相隔二三百米，一小隊日本兵從他們的沙袋後面跳了出來，攔住了保安隊的去路，一個日本的隊長操着不純熟的中國國語問：

「你們中國軍隊幹麼？是不是想包圍我們日本軍隊，是不是想攻擊我們？」

「中國軍隊從來不想攻擊別國軍隊的，中國軍隊只是爲保衛自己國家的領土而守衛着。你們不是沒有理由的要保安隊撤退上海嗎？這已經是辦不到了，因爲保安隊所駐守的是咱們中國的領土！」這是一隊保安隊隊長的回答。

他們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臉色走進了他們的沙袋後面去，就在保安隊開始走不上幾步路的時候，他們就向保安隊射擊了。

我們弟兄一聽到槍聲，立刻衝上去，向他們回擊，可是，我們的槍聲一響，他們的槍聲却就停止了。

x
x
x
x
x
x

傍晚，我們在江灣路附近。

我們奉命進攻八字橋，可是青雲橋給敵兵在事先炸斷了，我們只能繞路走。

敵人在每個路口嚴密地佈置着，機關槍、坦克車，這一切向着我們行進的隊伍掃射。

我們開始找到了敵方機關槍的所在地，輕輕地和了三個弟兄，帶了一

架機關槍，伏在草地上慢慢爬過去，到離開敵方約六十米的地方，我們就開始向着敵方的機關槍陣地掃射過去。

不一會，他們的機關槍響了兩下，就不作聲了，我那時的快活真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我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後面的弟兄這時也緊緊地衝了上來，雖然後來在敵兵的另一陣地裏依舊發出了密密的槍彈，雖然在我們身邊爆發了密密的炮彈，可是憑了弟兄們一聲怒吼，我們終於衝上了八字橋！

英勇的鐵鳥

次 霄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迎我的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我也暫時感到疲乏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了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會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

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裏，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裏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為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種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

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 tail Spin Zoom, Si de Slip Nose dive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為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

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的伙伴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所以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擋過，即是我們長官

，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卽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炮。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際遇，但我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的江面弄得烏煙瘴氣，可是我還不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才高速的攢昇。可惜那

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輕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沒有，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就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無數黑的雨雲來，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真理從炮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熱絡得多，同行的共有一大隊九架機，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是高速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了，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S.M.N.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

。當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則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的，卻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隊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震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襲擊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的踏棒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射擊交錯的猛鬪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強頑的鬥力解決了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則用機關槍

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身負了傷，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了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雖然這時

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咐另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座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正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了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

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邊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民族戰展開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煙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邊緣散步，足踩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創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清洗，且紮好了細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

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去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層，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襲擊，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再向目的地插落，一剎眼，這幅強頑的鬥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則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

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意料的以外的，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圍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已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倉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什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我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相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

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了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烈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什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方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牙，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鬥力不强，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

惟有信賴自己堅定的意志，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 *Bead sight* 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 *Bead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剎時分減痛楚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以自衛起見，用盡我行駛的技能來迴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八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發生這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卻已

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距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戰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裏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

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爲我記錄這段回憶，使留下我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是，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減除我病境中無限的寂寥。

軍中三日記

胡蘭畦

傷風老是不好，從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會出來，跑去看醫生，誰知醫生早已回到四川去了。找別的醫生的鐘點又不適當，回到慰勞會也不好，因為再過半點鐘我要應程遠先生之約，到她辦的第十四救護醫院去給傷兵播音，想去想來，還是回家去等半個鐘頭好了。回去時，金先生告訴我，有個楊幸之打電話來過，他住在新惠中旅館，請我回來時就打電話給他。我真想不出這樣一個名字的朋友，我想一定是在北平被日本人扣去的。楊一之回來了，我馬上就告訴劉思慕說楊一之回來了，他拿起電話就打，誰知楊先生已經出街去了，我又問金先生他電話上說些什麼！

「他從前綫回來的，明天就要去，他說十年前是胡小姐的熟朋友。」

「前線回來的？十年前的熟朋友？姓楊？」我想：「難道還是我十年前受訓時的那位莊嚴慈和的楊區隊長？」我老早聽說他是已經死了，難道還活着。我雖然想不出他的名字，但是總不會叫迅之。好奇心驅遣着我又給新惠中旅館打一次電話，請楊先生回來時打電話給我。

我去看了病回來，果然電話來了，這聲音熟極了，還不等我問，他就急忙地說：「我是××呀！」

「呵，是你！天曉得，鬧了半天，——之，幸之總沒弄清爽，咳！你在那裏呀？」我說：「你在那裏呢？我來看你，好不好？」

「你幾時有空？我來看你好了。」他說：「我現在飯館吃飯，如果你有空，我吃完飯就來。」

「我本來要去看一個朋友，現在不去好了，請你吃好飯就來！」

一個瘦得只有一張皮，面色蒼白的青年的影子，活潑潑地在我的腦筋裏出現了。我記得九年前在南昌遇了事，我們都非常倉忙，我到他的家中，連他的妻子都沒有看見，我們就分手了。事情很簡單，因為他幫助一個落難的朋友，受了很大的牽連，影響到幾個朋友的去留。雖然是發生了這樣的事，但是沒有人抱怨過他，因為這些朋友都很瞭解他是一個富有革命熱情的青年，他純是爲了幫助落難的朋友。想到這件事，我又想起在南昌的一班朋友，計算起來，已經死了很多，而久不通消息的××忽然而來，真是高興得說不出來，我從金先生的電話室走到思慕的房間又從思慕房間又走到金先生的電話室，我口中就是唸着：「他從前線回來，明天就要去」而我的腦筋中老是縈系着一個文弱的書生。

吃了晚飯，我在家裏等他。門鈴一響，我就自己去開，果然接着了，兩個穿軍裝的，一個穿長衫的，恰恰這個穿長衫的並不是××而是申報館的陳賡雅先生，而我所想像的文弱書生，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彪形大漢，穿着軍裝，簡直是個偉大的軍官。我失聲地叫了：

「呵！要是在路上，我簡直就不認得你啊，偉大偉大！」

「誰也認不得我了，從前就瘦，一胖起來就胖得不可收拾。越用體力就越胖，想減輕一磅也不可能，真是討厭得很！」

「偉大得很，不要灰心，再加幾磅直像銀行家，我們都可以向你要錢用了。」

彼此經過了許多苦難的十年舊友，話匣子打開了，從過去的朋友，過去的工作，說到現在的朋友，現在的工作，說到他的愛妻，他的小孩……

像開了河流一樣滔滔不絕，一直說到十點半鐘，快到戒嚴的時間，他們才去。我把他們送出門外，直看見他高大的背影轉出了弄堂，我又回想起十年前共同工作的一班純潔的青年和舊友。

我和楊幸之去看何先生，他是代表×將軍去給何先生致謝的，因為何先生送了前線將士很多慰勞品，所以他們前線回來的人，多半都要去看她老人家。在談話之後，何先生叫我去慰勞×將軍，我就決心和幸之一道去。

這天下午我已準備好了，幸之來電話說要明天才走，就在這天下午第×軍的溫處長又來接我們到第×軍去。何先生又來電話要我去，因為我問好了次日可以回來，我就決定先去第×軍。但是溫處長領着我在上海市內兜了兩圈風之後，他說車子出了毛病，我們並不會出上海市，就各自回了

家。這就算是慰勞了第×軍。

第二天下午，我去到新惠中旅館，幸之高興地接着我，他說：「萬事俱備，只等車來！」但是，常常都是爲了車的緣故，延誤時間。幸之急得不得開交，他說：「真正糟糕！」

「急有什麼辦法？」

「再走不成，我要急死了。」他說：「你看，天黑了怎樣走呀！真的，我要自殺了！」

天，真是不客氣地黑了，而且還下起雨來。正說着，申報館的陳先生來了，他看見車還沒來，他一定要請我們吃晚飯，正因爲車沒有來，我們誰也不願離開此地，怕給車子錯落了又來着急。陳先生又慫恿得很，終歸還是叫了麵來，正在吃的時候，下面的喇叭按得咕咕直叫，幸之臉上的肌

肉一下就放鬆了，眉頭也展開了，接連地說：「來了，來了！」於是我們都準備着走。

起身時，兩部車一齊走，但是車夫娘子又害了病，得先回去安頓一下，好在只停了兩分鐘就向前走。這時我忽然看見後面的一輛車，是用繩子綁在我們的車上在開駛，我大吃一驚。「爲什麼這車是掛着走？」我說：「這怎麼可以呀？」我曾經吃過車子在半路上拋了錨的苦頭，所以盡力的提出警告來。幸之不但告訴我，而且做出非常神秘的樣子，他說：「這兒有個秘密。而且是不能宣佈的秘密。」真是奇怪，我就想不出來，陳先生看着我想不到來的神情，於是他說：「請的領港。」我終於是在這四個字的中間，似乎是領會了他的意思，但是也不敢說是靠得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車子出了租界停在中國地方上，那兒早停有一輛新式車在等我們。幸之叫我調到那部新車上去，雨淋漓漓地越下越大了，陳君在大雨中與我們握手告別，而我們的車子也解了繩索，和陳君的車子分了家，現在自由地隨在我們坐的新車後面開駛前進。這時幸之才告訴了我，陳君當領港的秘密，我也笑了。

雨下得滴滴達達地從車篷上流下水來，風捲着雨水從縫口灑到我們的臉上。沿途都有撐着雨傘的哨兵跑到我們的車前來檢查通過證書，我們的車就在嚴密盤查之下向前開走。

我們的車大約開了三個多鐘頭，到了一個地方有很多車馬密密地停在那兒，這時我才懂得「戎馬倥傯」四個字的神氣。我們的車從這密察的車馬隊裏衝到一個較空的位置，這時真是黑得看不見人。幸之他叫車子停下

來先就跳下去，在黑暗中，我只聽着他高聲地在說：「蘭畦來了。」我想難道莊君在此？我正留心聽他的下文的時候，一個沈重的湖南腔口音，已經傳到我的耳朵裏來！「在那裏呀？」我曉得是毛夢獻，因為幸之已經告訴過我，他在軍中，我剛剛打開車門看的時候，一個黑影子正從對面大卡車上跳下來，這就是我們十年不見的青年文學家毛夢獻，又是一個文弱的書生，在軍中服務幾年了。他過去那種堅苦的精神，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一到車前他就拿手電筒往車內直射，從電光中，我看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清瘦，火一般的眼光，好像要和電光比賽一樣接連地閃灼，他的口裏連連地說：「你強壯多了，比從前身體好多了。」說着，他已經鑽進車來，幸之這時也回到車內來了，他又對幸之說：「蘭畦比以前壯多了。」他惟恐傍人把話鋒搶去一樣，連忙又對我說：「你的生活，我們都曉得，讀到

你的在德國女牢中那書，我對幸之說就活是你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變啊！」他又慇懃地問我在德國的情形，出獄後的生活，接着他又說：「你來真是好極了，我們到此已經是一個多月了，從沒有人來看過我們，只有一個朋友來過，你是第二個；但是，我的運道不好，又要到後方去慰勞傷兵。」我們三人就黑越越在汽車內談話，其實，話幾乎被毛夢獻一個人爭去說了，因為他在極度高興的情況下，他的話活像放連珠砲一樣，達達達達不斷地說，傍人都插不進嘴去。他從去後方慰勞傷兵，說到審訊漢奸，打漢奸的板子，打了板子，他還不招供，又使勁地打。吸鴉片的人，要使勁打，就說出來了，以至於在×部他有兩隻雞要請我吃了雞才去的話通通要在這短時間，都把它一齊說完。

車到××，從模模糊糊之中，我看出這市鎮偉大的輪廓。夢獻告訴我

說，×長在這裏開會，×××也在，今天高級軍官已經開了一整日的會議了。

幸之從車窗口上又急忙地在和人說話，我們的車子，好像走踏步一樣地走着，慢慢地向前開駛。出了鎮口，又才風馳電疾地往前走。到了×××，毛夢獻才坐着原車回去。原來他是專為送我而來。這時我和幸之就在黑夜裏踏着極淋滑的路程摸索着向前走。

我們滑到×部的時候，已是深夜了，×長還沒回來。副官處長已經給預備了一間有架子床的單房間，我看他們都是睡在木板上或者土地上，而我要獨自佔一間單房，真是抱歉得很！終於還是存着男女有別的觀念，我就一人住在那間單房，而且睡的架子床。

因為昨夜有相當的疲乏，一覺睡到大天光，還被士兵吃飯的聲音鬧醒

來。洗好了臉，吃了早餐，就去謁見×軍長。×軍長的軀幹不高，棕色的皮膚被太陽晒得透出紅潤的顏色，他有一種沉着厚重的儀態。當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早已讀過了何先生送給他的詩和書信了。所以他與我握手之後就是致謝何先生和慰勞會的各位女同志，我也代表何先生對他表示了敬意。幸之又特別對×長介紹我在楊行劉行救傷的經過。

「啊，那時正是我們的部隊在那裏。」

「是的，大家都不知道，」我說：「我救的是第×師，第××師。」

「這正是進步的證明。」他說着現出很高興的樣子：「世界上的人，都以為中國人是沒有組織的，一切都落後，尤其是日本人，他們總以為中國的軍隊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什麼都不行，那曉得一接觸之後，他才知道碰到對手啦，器械是新的，戰術也是新的，特別是士兵的英勇，完全出

乎他們的意外。這次的戰爭，完全粉碎了日本人的野心，今天他們才曉得中國人不是他們所想像那樣地怯懦。就思想上說，中國軍人，真比日本軍人進步得多，中國軍人都知道這是爲爭取民族的生存而戰，大家都抱定了爲爭取民族的自由而犧牲的決心；日本軍則自知理曲，每個人都存着最迷信的落後觀念，無論是俘虜的日本兵，或者打死了的日本軍官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符咒。從打死了的日本兵身上，我們搜出很多日記，大半都是很坦白地寫出他們的心情，比如他們寫着在軍旅中種種的困難，糧食、用品，以至於水都要從日本運來，他們深深感到前途的暗淡和悲觀，文字寫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動人，而且都是徵來的新兵。』說到這裏，他表現出一種嘆息的樣子，我看他一定在想孫總理常常引用來勉勵人的「天下爲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倘若這些日本人要是走上天下爲公的大道的時候

，也是可愛的人才。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又何曾夢想過走那「天下爲公」的「大道」呢！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算一算，在今日世界，除了中華民族有這樣理想的精神之外，就只有蘇聯正在那兒實行。

大家都沈默了一下之後，×軍長又繼續地說話了：「日本人總是大吹大擂，幾個鐘頭要炸燬上海，幾個鐘頭要轟平南京，到今天一樣也不成功，這次血戰的事實，不但粉碎了日本人驕橫的野心，而且還掃盡了他在國際上的威風，恰恰相反，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却是增高起來，而且得到世界各國的同情，特別是各國的民衆提出許多幫助中國的方法。」

「從開戰至今，無論他的飛機、炸彈、唐克、大砲，海軍、陸軍、空軍一齊施展出來；已是四十幾天了，不過儘能佔去我們三十多里地方。單是羅店的戰爭，出入幾次，日軍損失的數目，並不少於我們，他的久留米

師團，雄本師團，十一師團三個隊伍幾乎完全消滅，他們的補充，可就困難極了，而且補充來的新兵，又都感到前途的暗淡與悲觀，再要撐持下去，日本軍的內部，一定要起變化的，一定，一定，在中國方面，這次佈置得很好，凡是前線作戰的將官，根本不要耽心補充方面的事情，前仆後繼的工作，我們的政府，老早就準備好了。這種準備，鼓勵着將士們，都願上前線，也不怕損失實力。」

從×軍長的笑容上，我已經看出他對於這次全面抗戰的工作，有了很切實的把握了。於是我說：「何先生要我問問軍長，需要我們如何幫助你們？希望不客氣地告訴我！」

「前方不需要什麼，我希望能夠多去對傷好再回防的將士，鼓勵他們，這比什麼都要緊。」

「這件工作，何先生非常注意，每天都有慰勞組組長和何先生的小姐，還有許多女同志，帶着慰勞品去各醫院歡送他們。」

「這個非常之好，此外，我希望女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多做些民間的聯絡工作，比如軍隊來了，使老百姓還是照常做事，不要躲起來。其次就是防止漢奸的工作，更是需要大家努力。本來過去這件工作有黨代表，或者政治部做的，現在政訓處的政訓員在這緊張的時候，真是忙不過來。我很希望同志們能夠大家擔負起這個責任來。」

我告辭出來的時候，×軍長囑幸之陪我到居民家中去訪問他們。像這樣關切人民的將官，只有在革命的隊伍中方能找得出來，我覺得革命的力量是偉大的，而且只有在革命的意義下，才可以造出真英雄來。

幸之帶着我去了幾家住戶的家裏，他們知道了我們來意之後，就表示

出很歡迎的樣子，而且不客氣地把他們的心事都告訴我們。到我們走的時候，他們都有依依不捨的狀態，特別是婦女們，她們連連地說：「先生，幾時再來呀？請常常來坐呀！」老太太又去把蘆穉桿拿出來了，她一定要送給我。「先生，帶去吃呀！先生。」這時弄得我怪難爲情，「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一句古話，正是我此時的窘態。中國的老百姓，實在太可愛了，他們簡單純樸的生活，造成了他們這樣容易相與的性情，只要你對他們有一點好處，他們就永不相忘，真有「投我木桃報以瓊瑤」的狀況。然而這也正是使我們憂慮的地方，太簡單，太誠樸，就容易受人的欺騙，我雖然是喜歡他們，而我還是特別的耽心，我惟恐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就會受奸人的誤用。

雖然天空中的敵機軋軋地在頭上飛去飛來，砲彈轟隆隆地響着，我還

是留戀着戰地民衆，又在軍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起來時，幸之告訴我說捉有漢奸，他約我和他會審。我很高興地答應他了，我想天天在說漢奸，今天倒要看看漢奸的尊容。漢奸究竟是啥樣子，或者很狡猾的，或者像流氓一樣，飛揚浮燥的神情？然而，從我的腦子裏怎樣也搜索不出這樣一個典型，雖然千古百怪的中國人影，在我的腦子內擁去擁來。

吃了飯後，連長先來報告，幸之滿不在乎地一點事情都沒有樣，坐在那兒不動，我走到棹傍的凳上坐下來，一本正經地，儼然要當審判官一樣，而且神情很緊張，我的兩隻眼睛，一直看着一個軍人把那個漢奸帶進屋來。我留心一看，這個人的手給草繩子背綁着，臉皮被煙薰成了一副灰黃的顏色，很奇怪，下眼皮扯到一個地方，露出一塊紅肉，難看極了。衣服也沒鈕扣，真是一個小流氓。但是不然，如果我們一考查他的事情，他才

真會搗鬼！他是一個刻字匠，他可把地圖刻出來。這次被捕的時候，就因為飛機來了，他不但不躲，而且還要做手勢。

帶漢奸的兵，把漢奸帶進屋來時，就命令他站遠點，於是他站在離我們三尺遠的地方。幸之對我說：

「問呀！」於是我鄭重地問他：

「儂叫啥個名字呀？」

「××。」

「啥地方人？」

「×××」

「做啥事體？」

「幫×××賣鴉片煙。」

「還做什麼？」

「送送信，掃掃地。」

「送什麼信？」

「給老闆送信。」

「信上說什麼？」

「不曉得。」

「老闆和東洋人有啥關係？」

「不曉得。」

「你老闆是不是調查軍隊情形報告東洋人？」

「不曉得。」

這個人狡猾極了，我簡直把他沒辦法。幸之說：「聽說毛祕書昨天審

他什麼都說過的，今天又翻案。」

「你再不說，我們就要打呵。」一個參謀官這樣說。然而無論如何，他是不說的。我們都很生氣，終於幸之說打板子。雖然軍士打了他幾十板子，他還是不說，而幸之又因為上次打錯了一個啞子，後來知道錯了，賠了幾塊錢心裏還難過。他現在很怕再弄錯了，心裏不安，於是只好叫把他帶下去，於是又帶第二個來。也不知是漢奸狡猾，我們不夠凶！或者是他們真不是漢奸，這一次我的會審完全失敗了，一點也沒有得到結果。

這天天氣又非常陰暗，乘着沒有敵機的轟炸，我就乘車回到上海來。

鋼勇士

許華

二十四日中午，我們在第×師政訓處會見了鍾品芳連長和韋少卿班長，他們是剛從火線下來的，滿臉都是泥塵，身上血跡斑斑，可見他們連日衝鋒肉搏已備受辛苦了。

因爲大家是站在一條戰線上，而且又聽到大家都是講廣東話，所以一見之下，有如久別重逢的故知，親切得難以形容。我們致以慰問之後，便促膝坐下。

鍾連長卸下身上的三枝匣子槍，點起一支香煙，很爽快地和我們謾談起來。

我見了他身上的血跡，問他這血跡的來歷。他扯起他的血衣，笑了一笑才回答我：「這是肉搏的時候染的！」

韋班長在擦槍，他遞了一枝過來給我們看，他指着槍上的污點說：「你看，這槍上也有血跡！」

從這點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的戰事是如何慘烈了！

後來我們請鍾連長講述他們殺敵的故事，他也很高興，他摸摸那久已不修的鬍子，仰起頭來想了半響，便開始描述他們的光榮史。

「我是十九日晚上吧？對了，是十九晚，我們開到沈家橋前線，防守第二線，那一晚沒有什麼好說，只是敵人飛機常常來轟炸我們的陣地。三十多架輪流出動，一隊去了一隊又來，幾乎是不停的。我們沒有理他。有一次很危險，一個炸彈竟丟中我們的掩閉部，上面的橫木已經炸斷，整個

頂子陷了下來，幸而我急忙用兩支槍桿把它支持住，不然就被活埋了！

我們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第一線的友軍換下來了，我們便接了上去。當時敵人的陣地還沒有佈置好，衝了幾衝，敵人便退却了。這一役敵人死傷恐怕有一千多，滿地都是敵人的遺屍，壕溝里也堆滿着，那腥臭的氣味，真是難聞極了，但是也沒有辦法收拾，只好把它拋到壕外就算了。」

說到這里，他好像有點感觸，停了一會，他終于傾吐出來了：

「這一場仗我覺得最有價值。從前內戰真是無謂，現在爲國家而戰，那個不興奮？所以我們弟兄們衝鋒的時候，都是爭先恐後，認爲後死是慚愧的。」

隨後他又言歸戰史。

「我們恢復了第一線，敵人便時時到我們的陣地來摸，可是遭了硬的打擊，便退了回去。到了晚上，便展開劇烈的惡戰，先是敵人的排砲開過來，不停地差不多轟了一千多砲，同時還有十幾架飛機在頭上丟炸彈，並且給他們的大炮做目標。轟隆！轟隆！密集的轟了半天轟得天昏地裂。我們的耳朵被那瘋狂的砲聲震得昏聩，但是我們不理他。轟隆轟隆的轟了好久，砲火稍爲停了一下，馬上又集中到我們的第二線，遮斷我們的補充。好了，這個時候就要即刻準備了，我便叫弟兄們上起刺刀來，等待敵人的步兵，敵人的機關槍吐火舌了，步兵也來摸了，可是這裡遭了硬的打擊，那里遭了硬的打擊，總是沒有辦法，反而死傷不少。後來愈來愈多了，但我們不管他，只是硬打，他們也沒有辦法，于是坦克車來了，整千整百的步兵跟在後面，像潮水一樣湧過來。我們等到他的坦克車走近了，我們立

刻散開來，讓它過去，專打敵人的步兵。同時用幾個弟兄去犧牲，對付坦克車，拚命衝過去，把手榴彈向它輪子一擲，就毀了。

「你們毀了他多少輛？」

我禁不住這樣問，韋班長聽了，很痛快的用一半廣東話一半湖南話回

答我：

「我本人毀了一輛，其他的弟兄毀了好幾輛。」

這動聽的話，使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我只是熱烈地緊握着他的手，表示我心里無限的敬意。中國忠勇軍人的代表，韋班長可以當之而無愧了！

接着鍾連一又說下去。

「我們和敵人肉搏幾次，敵人又敗退了，但整理增援之後，敵人又來猛攻，而且拿最殘酷的手段來了！敵人開過來的大砲彈，機關槍彈，步槍

彈都是開花的催淚彈，弄得弟兄們的眼睛都睜不開，眼淚涔涔落下，但是我們不管，一邊擦淚一邊打，支持下去，敵人終歸沒有辦法。這樣差不多苦戰了一夜，快要天亮的時候，敵人因為死傷太大，終於敗退，但我們也犧牲過半了！

突然，沉痛的靜默不知從那里襲了過來。

但一會兒，這窒人的氣氛又被鍾連長的豪語肅清了。

他慷慨地說：

「爲了爭取國家的生存，我們縱使更大的犧牲也是光榮的！……」

後來我們打得更苦，一連打了幾天，連飯也送不到，水也沒有喝——

因爲恐怕漢奸放毒。後來戰事愈來愈激烈，至昨天敵人傾巢來攻，我們團長也親身帶了弟兄們去衝鋒。後來團長帶花了，營長帶花了，一團人也沒

有好幾個了，但是我們還是要打，始終不退。直至入夜，只剩下我們八個人了，但是敵人愈攻愈烈，轟隆轟隆的打得天翻地覆，當時情勢實在不能守了，但是我一想；如果丟空了這個陣地，將來恢復的時候不知要犧牲多少人，於是我們堅決不退，剩下一個人也要守。總之，死在這裡就是！我們三支機關槍密集地掃射，消滅了不少敵人，但他始終沒有衝過我們的陣地。我們這樣艱苦地支撐着，一直撐了大半夜。後來上官有命令來叫退，讓友軍接防，我們才退了下來。我本來不想退，死在那里就是，不過上面的命令不能違抗，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八個人能夠支持大半夜，也算盡了我們的任務了！」

鍾連長興奮地說完了這種悲壯的光榮，他噓了一口氣，他隨手拿起身邊那頂有網子罩着的鋼盔來，指着那凹進去的地方給我們看。

「你們看看，這里中了一槍，如果沒有這頂帽子，我的腦袋早就開花了！」他摸摸他的頭，不禁有點感慨，他又噓了一口氣。「唉！我們打了十幾年仗，從沒有見過這樣猛烈的砲火喇，但是幾次衝鋒，始終沒有受到損害。現在自己思想，也好像是一個鋼人了！」

我們靜聽了這段悲劇慘烈的傳奇，面對着這兩位傳奇里的主角，打不死的鋼人，情緒漸漸地由興奮而激昂，以至於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了。我們火線上有這樣神勇的戰士，有這樣威武的鋼人，日本鬼子要想滅亡我們整個中國，那簡直是夢想！

隨後，鍾連長又把敵人的戰術說給我們聽，他說：

「敵人來攻的時候，先用一班人來，然後一排，一連，一營，一團的跟在後面，愈來愈多。在未開始攻擊以前，他們總是，一班一班的來摸，

這里受了硬的打擊，他們便到那里去，那里受了硬的打擊，他們便到別處去，總是找我們的弱點來攻。攻得得手的時候，便一排，一連，一營的衝過來。如果仍然受了硬的打擊，他便拿出慘酷的手段來放毒瓦斯了，但是我們不要理他，只是硬打，他終於沒有辦法的。至於我們進攻敵人的時候，要看情況，不要衝得太厲害，我們有些的部隊，有時因為火氣太猛，當敵人敗退的時候，恨不得把他趕回東京去。死追，死追，以致深入了敵人的火網，受到很大的傷亡，這是不好的。總之，我們要看情況，不要中了他的毒計，這是我幾天來苦戰所得的一點經驗……。我們能夠想法子對付他，他一定要敗的。L

這是血的經驗，是很寶貴的。

後來我們談漢奸的問題，他說，前線的漢奸也很多，我們受了漢奸的

害處很不少，有一次我們弄了一條假壕，派兩個弟兄在壕里跑來跑去，誘敵人的飛機消耗它的炸彈，但是敵機不炸這條假壕，却炸到我們人多而且偽裝很好的戰壕來，這不是漢奸指示目標嗎？還有些漢奸很厲害，他們偽裝我們的士兵去打官長的。有一次我們軍長到前線督戰，遇到一個形跡可疑的士兵，問他是那一團的，噢，他突然拿出手槍來，幸而軍長的勤務兵手快打死了他。敵人要想打敗我們，真是什麼手段都想出來了，但是這些漢奸也太可惡，甚至女人也去做漢奸。有一天我們進駐一個新的村莊，明明這裡的女人都走光了，但是第二天忽然發現女人，女人出來，悠閒地坐在河邊。日本飛機來了，叫她們走，她們不走，似乎滿不在乎的說：怕什麼呢？等到日本飛機飛到她們頭上來，她們就站起來招手，指示目標炸我們的工事，我當時就把她捉起來：」

「可殺！有沒有槍斃她們？」

「後來把她們解到上面去的。」

談到這裏，我們恐怕太辛勞他們的精神了，便請他們到我們的床舖去睡覺，休息一下，可是可惡的敵機不斷的在我們頭上盤旋不去，嗚嗚：的吵得他們不能入睡，終於又跑回胡處長那邊去。因為那邊有掩閉，聲音比較小一點。

不到一刻，這兩位苦戰多日，受盡辛勞的戰士，已呼呼地沉睡起來，做他們戰場殺敵的夢去了。

寫于戰地防空壕中。

火綫上的雙十節

胡蘭畦

「中國的老百姓呀，大家一條心！」鄭蕙珍，李慧英和任秀棠三個人唱得半生不熟地在那兒練習着「保衛大上海」歌，亞芬和定寶兩個小妹妹在另一個角落裏，咕咕咕地編劇本，瑞英和敏玉兩個人也在自己編戲，一面在做表情，一面在想，她們兩個人要互相導演一幕「活捉東洋兵」，琦偉，秀娟也忙着在清理宣傳品，歌聲和人聲，把一間農民的小屋弄得像辦喜事的一樣，真是熱鬧極了。放牛的小孩子，刈草的女娃娃，都擁起來看熱鬧，門口擠了一大堆赤着脚板，雨水淋淋的鄉下人。

在百忙中，我忽然發現了煙橋給我畫的宣傳圖畫上，一張都找不出一

個女人來。

「糟糕，糟糕！」我說：「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印發的抗日圖畫內面，連一個婦女的影子都沒有，怪難爲情啊！」

「怎麼好呢？」亞芬比旁人都着急。於是我打個電話到市鎮上去問煙橋，在電話上，他說：「呵，呵，呵！」我說：「呵，呵，呵，怎麼可以呀，現在罰你再畫一張大的，而且要多畫女人，而且要在十一點鐘派人送來！」

「好，好好！」煙橋笑着答應我了。

果然，十一點鐘時，他派人把圖畫送來了。一張大圖，上面畫的盡是女人，好像是女兒國一樣，種田的是女人，織布的是女人，賣菜的是女人，修路的是女人，搖船的是女人，捉漢奸的是女人，連那一個被捉的漢奸

也是女人，一個男人都沒有，我的小姐姐們說：「陳先生的圖畫真是男女有別呵！」

在十二點鐘時，秦隊長已把大會的程序寫好，但是屋簷上的水，沿着芳草滴滴達達不斷地流，而從天空中就像漏了羅篩的粉子一樣，密密麻麻地直洒下來。

「這樣大的雨，還有人來開會嗎？」一定有人在這樣想。或者就是我們的小妹妹中間，也有人捏着一把汗，然而也有幾個小妹妹，並不因這連綿的雨水而減低她高興的程度，因為她們在頭一天已經把農民們邀約好了，並且給他們說了：「風雨不改！」所以她們很有把握地以為農民們一定要來，而且糾察隊員胡瑞英，任秀棠，柳秀娟三人已經把宣傳圖畫挾在手腕下面，穿起草鞋，戴上斗笠預先出發了。為的是要先去佈置會場。

中國的人民尤其是農民，他們生成就有一種必信必忠的個性，你說風雨不改，他就風雨不改，在約定的時間中，他們就像隊伍一樣開起出來了，在遠處的田邊，在近處的屋角，有許多的農民，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有的還打着雨傘成羣結隊，像牽成的線子一樣都向着開會的場所前去。

「快呀，老百姓都去了，我們還在家裏！」我急急地催促她們，同時我也把褲管捲得很高，穿上草鞋，跳出屋子去了，李亞芬比我更快，她已經嗶嗶泊泊地踏着水塘塘跑得很遠了。

秦隊長的胆子似乎小一些，她還有點顧惜的樣子，她的一雙雪白的腳板套在草鞋中間一步一步地在泥垢中走，把泥漿踏得吱——吱——吱地響，我看着她笑了，但是她不曉得我笑什麼。

我們到了會場，大家就忙着把宣傳圖畫在壁頭上張貼起來，陸陸續續

來的農民，都圍着來看圖畫了，我們請的×部的楊秘書也從鎮上趕來了。

在平常天下雨的時候，一定會將大會移到室內去開，而現在却是恰恰相反，天晴時，我們才要到室內開會，正因為天落大雨，我們的農民大會倒要在露天之下舉行。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嗎？如果我們用心一想，就會曉得是什麼緣故。如果還不明白的話，你們就想一想，現在的事情是反的，比如中國是素愛和平的，從沒有要損人利己地去侵害別的國家，但是硬有人要說它是落後，天天用飛機大砲來轟呀，炸呀，轟塌無數的房屋，炸死無數的人命，這叫做「親善」！反過來，像日本那樣的國家，天天用飛機轟炸中國，無論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無論是帶了重傷的士兵，無論是鄉村裏的婦女兒童，日本人像野獸一樣。硬要害死他們，像這樣殘酷的行爲，像這樣殘酷的國家，可是硬還有人說他是進步，是文明！

會開了。到會的農民竟有百數十人，連小孩已過二百數十人的光景。全體肅立在大雨之下，秦隊長任司儀，因為在鄉下，我們沒有國旗黨旗，也沒有總理遺像，所以秦隊長宣佈唱黨歌。雖然鄉民們沒有這種修養，而我們的隊員和楊秘書等十幾個人合唱的聲音也就很夠雄壯了，歌聲很嚴肅地傳播到空中，也很嚴肅地打在每個農民的心上，在向死難的將士和先烈們以及在抗戰中死難的民衆們靜默致敬的時候，我們聽不出一絲的聲音，雖然有幾十個小孩們在這一羣當中。

主席金敏玉，她一向是很莊重的，雖然她的年紀很輕，然而担当起工作來，確是一把能手，她簡單地致了開會詞，報告了今年雙十節的意義之後，秦隊長就請×部代表楊秘書講演，楊秘書擺開八字腳站在水泥窖當中，因為他的身材很大，鄉民們很多都以爲他是個大軍官，所以他說話的時

候，大家都現出那種洗耳恭聽的樣子。

雨越下越大，風越吹越凶，幾百人站在風雨之中打着傘，戴着斗笠，靜靜地聽。楊秘書講演到我們將士悲壯犧牲的時候，有的人流下淚來了。

當他講到什麼人的飛機天天在轟炸我們的時候，羣衆中就答應說：

「東洋赤佬！」

這時，羣衆中高喊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趕走東洋赤佬！」

雨打在每個人的臉上，淋在每個人的身上，漸漸地濕透了每個人的衣服，秦隊長在給楊秘書當翻譯，把他的土話翻成蘇州話，雨點滴在她的臉上像珍珠一樣，一顆一顆地。

大衆並不因爲狂風大雨，就減低了熱情，却正因爲一大羣人站在這裏開會，正因爲這班人的歌聲，演說聲，引起更多的遠方的農民來了。他們從溪邊踏水過來，從會場的四面不斷地冒着雨過來，到的羣衆已經將近三百人了。到演說完了的時候，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趕走東洋赤佬，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因爲在雨地裏太久，我怕他們受病，所以遊藝會就移到室內去開。

居民自動地把他們的門板抬下來搭了一個小檯子。我們的隊員一齊上去全體合唱了一首「打倒東洋」，其次唱「軍民聯合歌」。唱過後，羣衆喊：「再唱！」她們又唱了一首「保衛大上海」。唱畢時羣衆的情緒高漲極了。

在熱烈的掌聲中。定寶扮着難民走到檯上來，她張慌的表情，和淒楚

的叫聲，使得羣衆都緊張地望着檯上，好像那檯上立刻要發生一件什麼事情一樣。

「啊喲，怎麼了啊！一家人都給炸彈轟散了，啊喲，怎麼了啊？……」這時；亞芬也扮着難民出來，她揩着包袱直往前奔，忽然聽着這婦人的哭聲，她就來慰問她，在她們的對話中，詞句和表情都非常動人，羣衆中很多人都哭起來了，我一面緊張地看她們的表演，一面驚嘆她們的努力和天才，真是高興極了！

散會的時候大家又再唱歌，羣衆也跟唱，而且繼續不斷地連唱幾次「打倒東洋」歌，因為這個歌譜很簡單，不一會羣衆都學會了，在大衆的「倒東洋」的歌聲中，我們舉行了大會閉幕式。回家的時候，小孩子們都可以沿途唱起來。歌聲和雨聲，演奏出另一副的音樂。這時秦隊長在泥漿

中，已經比來時走得起勁多，羣衆的熱情，鼓勵着她忘記了泥淋道路的困難，秦隊長又有了新的進步！

大戰東林寺

胡蘭畦

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

排長胡玉政揩着他的槍，帶好了手榴彈，領着他的一排弟兄，隨着連長開到東林寺去擔任守備職務。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裏。天上沒有月亮，四野也沒有人聲，黑越越地，他們就摸索着走，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但是他們沒有覺得，因為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的東林寺去了。

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地勢很高，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那兒可以

觀察敵人的陣容，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所以敵人也要爭奪這個地方，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而且風景也很美麗。好像水滸傳上說的「寨子」一樣，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使得在這裏的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

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天也快要亮了，他們也沒有吃飯，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就是幾天不吃，也滿不在乎。

寺內空空地，沒有人，也沒有東西，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哨兵統統都佈置好，然後才把稻草鋪在地上，把槍彈當作枕頭，隨便地躺着休息，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

天已經亮了，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原野顯得格外幽靜。忽然槍聲響了，劈劈劈，劈劈劈地響了，紅色的火花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有一隊東洋兵在密密機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他們在搜索，他們在找要點。他們的眼睛，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

很快地，連長下着命令：

「對準開槍！我未說放，就不要打！」

大家都握着槍，散開了，靜靜地等着，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越來越近。連長說了一聲：「放射！」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接連就是碌碌碌的聲音。

「退了！退了！」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

「哈哈！東洋兵真經不得打。」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

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聲就向後轉的東洋兵。胡排長也帶着譏笑的口氣，他說：「皇軍就是這樣，哈哈！」

「不要這樣，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連長這樣說：「現在休息一下，急速準備。」

「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一點胆子也沒有！」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咱們吼一聲，他也要跑退八里路。」說着，他嘩地一聲，把他的槍搭到肩頭上，很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

原來是救兵來了

真的，二十九日的清早，天還沒有十分明亮，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連長指揮着弟兄們拚命地抵禦，但是來勢太凶，遍田遍野只看見密密連

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形，急忙回頭一看，他後面躺着的都是帶了傷的弟兄，而且直挺挺橫在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他想：「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這一下他着急了，然而有啥辦法呢？他只得惜子彈，密密地射擊。

東洋兵逼得更近了，連長也帶了傷，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這一個戰爭的重要地，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他一面不停手地放槍，一面叫班長徐愛山回去求救。他想：「去了一個人，就少了一桿硬火，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份威力。」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兵來保守這一個重要的東林寺，胡排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

重機關槍的聲音響得像連珠砲一樣，胡排長的心急得快燃燒起來，他想：「這一下完了，再加一排重機關槍，這一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但

是他的心一橫，拚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可是他的槍因為打得太多的緣故，這時打不響了。他再回頭一看，能打仗的弟兄，只有四個人。「好吧！」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上好刺刀！」他們很快地上好了刺刀。「嘎！怎麼樣？東洋人沒有衝來？」胡排長很奇怪，他想想難道還是做夢嗎？他睜大眼睛一看，稻子站在田土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很多東洋兵帶着傷倒下去了。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他仔細一聽，原來重機關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他臉上緊板的神經，一下裏鬆弛下來，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啊！原來是援兵到了！」

這個最大的仇恨

趙營副帶了兩連人，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一陣機關槍的掃射，就把「皇軍」的隊伍打退回去，保衛了危急存亡的東林寺。胡排長接着他的時候，歡喜得流出了眼淚。趁黃昏的時候，胡排長拿了鐵鍬到廟宇傍邊挖了一個大窖，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兩連的官兵，都默默地站在窖前向他們致最誠意的敬禮。有的在爲烈士們祝福，有的在對他們宣誓，他們說：「弟兄們：你們安心去吧！這個最大的仇恨，我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我們的祖國——中華民國——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啊，弟兄們！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這個大仇，我們是要報復的！只要我們有一支槍，一粒彈，一個人，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拚到底……！」在衆人宣誓的時候，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才三天的辰光，他的一百幾十

個同伴，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要不是這兩連的援兵到來，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會被東洋兵佔去了，他的心裏，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一面又在感謝他新的朋友。他痛心地，愛惜地要再看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然而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月亮躲避着，已經很久不出來，此刻能夠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他最大的心願，是要趕盡東洋兵。

東洋兵忙忙地掘戰壕

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他們自己覺得離了飛機大砲「皇軍」也是不行的啊。這時他們的軍官悲觀起來了，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砲和重砲，對着東林寺轟擊，他想：「佔不到，我就轟滅它！」砲聲像打大雷一樣，砲彈

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東洋兵也跟著在大砲彈下面衝過來。

我們的輕機槍，射得太多，忽然打不響了，東洋兵却凶猛地衝到了牆下。趙營副一點也不着急。他好像看慣了，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上去，請他們吃手溜彈！」

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手溜彈猛烈地爆炸了，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自己拿起手溜彈連連向着東洋兵拋擲，一連打了十幾個，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一動也動不得。將要衝過來的反身就逃，遠處的稻田裏，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他們要認真地和我們對壘，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砲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每天裏他們都想衝殺過來，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

一把掩埋死難伙伴的鐵鍬

十月二號的早晨，天剛剛亮了，靜靜的蔚藍天空，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空氣新鮮極了，它使得過於疲勞的戰士們，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他們却正要在這個時候來殘殺。

東林寺對面的砲火又響了；開花彈一碰在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可是那沉重的，不通人性的開花彈，它就偏到牆壁上來，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

班長潘玉林他忙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的敢死隊掃射。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脚病的一樣，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

面。

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戳破了的蜂巢一樣，成羣地踏着稻子擁過來。班長潘玉林乘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趕緊衝到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榴彈。東洋兵的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來。

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了，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還是拚死地往廟內衝。

廟宇內面，廟宇外面，滿地橫陳着的都是屍骸，我們的戰士的屍骸，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員。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

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衝進廟宇來毫無人性地就踏在屍骸上走。殺人的凶焰，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槍槽，對準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可

是槍機失了效能，連扳不響。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持着他的戰刀對準胡排長刺來，像閃電一樣，胡排長的手上抓着那把鐵鍬，那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鍬。再也沒有那樣快，再也沒有那樣乾脆，嘿地一聲，就把那位「皇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

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毫不留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敢死隊員。這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雖然他的鮮血和着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是爭活命，是報大仇，是保守祖國的土地，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裏的東洋兵！

我們身上沒有「神」

胡排長，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人把敵人殺光了，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

口氣，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然後回頭來在幾位「皇軍」的敢死隊身上一搜，中尉的身上，不但有軍用地圖，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一張護身符咒，上畫一尊神像——上面寫着：「保平安」

「皇軍」，不但有飛機大砲，而且還有神。只可惜那些神，並不能保衛得着殺人魔鬼的活命！我們的胡排長，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砲，身上也沒有帶着神，他只有一顆保衛國土，服從長官的決心，他帶着傷口上的血，殺死了敵人！他忍着痛心的淚，守住了他的陣地，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

（十月十六日）

戰場一角的鏖戰

胡蘭畦

上戰場去

說到戰場，這個圍着幾十萬人，血肉橫飛的地方，實在有點神鬼莫測，一般人對於它都像迷夢似地幻想着。尤其是我的十個小妹妹們，一聽到戰場兩個字，就恨不得生出兩隻翅膀，飛到那兒才好。

十四日接到幸之電話，約好到戰場上去看×師長。這個消息給我的十個小妹妹聽着了，這個說：

「我要去！」那個也說：

「我要去！」

究竟帶誰去才好呢？當那二十隻眼睛睜得亮晶晶地望着我的時候。

「亞芬和敏玉去。」我說：「這並不是偏心，因為值日是從小的派起的。」值日是守在家裏，大家都不願意，我們定了一個法規，從年紀最小的派起，她們已經當過值日，所以她們也有先上戰場的權利。這時八個人很歉然地都沒有話說。亞芬好像很得意地跳了起來，而且她說：「開心得咧！」我拿眼睛瞪了她一下，她把頭向下一縮，好像知道自己做了錯事一樣，一聲不響地溜到門前去了。

吃了早飯過後，我們的七個小妹妹照平常一樣活潑地出去工作了，爲了我要出去，只叫秦隊長妹妹留在家裏值日。不一會的工夫，幸之同中央社的王先生來約我們，我帶着亞芬和敏玉別了秦隊長就離開了我們的團

部。

廣闊的天空，藍得和海一樣，一團團的白雲奔騰着正像大海中的浪花。金色的稻穗在漫無邊際的田畝中被太陽晒得發光。這種天然的色彩，簡直不是人工可以配合。

一路上我們快樂地說着，笑着。可是那軋軋的飛機很不客氣地要從我們的頭上去下幾個炸彈，我們看見着了炸彈的地方燃燒起來，而且冒着黑色的濃煙。

飛機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馬上就分開藏躲起來。忽然我看見我們的王先生蹲在一個地方用雙手抱着他的腦壳，我禁不住大笑起來。我對他說：「最好請葉淺予先生添畫一副王先生上戰場！」

「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同伴們通通大笑起來。可是王先生一本正

經地對我說：

「不是，因為我怕我的眼鏡反光。」

「原來如此！」大家又笑了。

不是戰場！

沿路上好像萬事都沒有一樣，我們就專和王先生搗亂。其實王先生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弱書生，他能夠有勇氣到戰場上來，而且還穿着他那一雙不便跑路的皮鞋。再回想到那天他冒着雨踏了滿身泥污來到我們團部的時候，對他盡責任的這點上，我是敬佩他的。

路，好像無窮盡似的，一直走得王先生面紅耳赤，大汗長流的時候，才算走到了目的地點。

「奇怪得很，爲什麼走了大半天已經到了目的地，我們都沒有聽着砲聲？」我正說的時候，馬上來了一個轟隆隆的砲響。好像是答復我一樣。

「這個是特別歡迎胡團長的禮砲。」幸之說：「因爲×師現在剛剛撤下來休息，此地離戰場還有相當的遠。」

「啊，原來是這樣！」我說時，兩個小妹妹做了一個怪像，她們想：「上了當了！原來這不是戰場！」

看見×師長

經過了一種簡單的手續，我們拿出了我們的證明書，我們在一間陳設很簡單，壁上掛着軍用地圖，桌上擺着軍用電話，安了幾把椅子的房內，看見了×師長。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文雅的軍人。可是他就是那個富

有謀略，身經百戰的大將。

在×師長那裏，我們看見了×副師長。大家介紹了之後，我將何先生送師長的救傷包親手交付給他，他反身就回到房裏去寫謝片。王先生趁着這個機會，趕緊就向×副師長開始他的探訪工作。副師長的態度非常從容，他很概括地把這次的抗戰從日兵上陸，羅店的幾進幾出退守劉行以及現在蘊藻浜大戰的情形，差不多和報紙一樣的材料告訴我們，王先生很希望他再說詳細一點，但是×副師長說：「更詳細的情形，等一會請師長講給你們聽。」從他的說話上我已經認清楚副師長是一個很精明，很謹嚴，而且尊敬長官的好軍人，在他無形的尊敬長官的舉動上，我們並看不出像孔夫子說的：「君在，踧踖如也」那樣的奴隸樣子。

我們來上上課堂

x師長從房內走出來的時候，王先生又忙着向他探訪消息。x師長微笑着拿起一根細細的，好像教鞭一樣的竹竿，他說：「好吧，我們來上上課堂。」我們幾個人跟着他走到地圖面前，真像小學生一樣靜靜地聽先生講演。

「這是江灣。」幾隻眼睛跟着師長手上的臨時教鞭落在地圖的一個點上。竹竿已經沿着這一個點往右上邊移動指到另一個點上。「這是吳淞。」他說：本來我們的隊伍駐在江灣，奉到命令開一團人到吳淞去打上岸的敵人。第一次一營人傷亡了三分之二。第二次團長上去恢復了陣地，把敵人打退了。當天又奉到命令，叫我們去收復羅店。那時，敵人的飛機正在

滿天亂飛，炸彈正在瘋狂地拋擲。」他手上的細竹竿從右角上的吳淞往下一拉，停在江灣的點上。從江灣點指到大場，沿大場那一條馬路線指到劉行，指到羅店，他又笑了一笑，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地理教師。

×師長振了一下精神，「我們必須在飛機轟炸之下通過這樣長的路線。」他的竹竿又指回到原地來，他很鄭重的說：「因為這是長官的命令，我們只有服從。我們以疏散的班排，兩排，四排，稀稀疎疎地前進，沿途被飛機追擊轟炸，死了兵士二十餘人，我和參謀長到劉行的時候，一顆炸彈正爆裂在我們的車子旁邊，却沒有炸着。到達羅店，正是黃昏時節，我們立刻就以六縱隊進佔羅店。」他的目光又注意到地圖上面，而他的臨時教鞭也隨着他的眼珠移到羅店的中心點，我們大家都很緊張地聽着他的下文。

「這鎮內，那時還有一百多敵人，打到天明，就把他們肅清了，還打死了幾十個敵人，奪獲幾十支鎗和很多重要文件。佔領羅店之後，隔了一天，奉令進佔月浦，並要進攻獅子林。就將羅店交予××師。我們剛剛佔領月浦，忽然敵人以大隊從後面又來包圍羅店，我們只得回兵迎擊。在羅店和敵人來往衝突了十幾次，大家都受了很大的損傷，第二天，我們撤後，敵人也退了。這時，我接到××師的電話，叫我向楊行靠攏，當時，我想到如果這條公路守不住，上海就不能保守，敵人可以沿着公路把他們的鐵甲車，唐克車一齊開過來，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我當夜就把我們的隊伍配置在這個地方。」他的教鞭又指到月浦和羅店中間的一個叫新鎮的地點上。他說：「在第二天，我接到軍長的電話，他說這樣安頓，正吻合他的配置。可是在新鎮，我們和敵人有過很多次厲害的衝突。」說到這

裏，×師長的臉上，顯出很愈快的顏色。我們的精神，都被這位專門家教授吸引着了。大家都像置身在戰場上一樣。×師長一停他的講演的時候，十幾隻眼睛就像小孩子希望大人給糖果一樣，惟恐他不拿出來。可是我們的專門家教授，他是不會使我們失望的。他的話繼續地下來了：

「我們奉到命令，又去包圍羅店的東南西三方面，在那兒我們一直就包圍了二十八天。」×師長把手上的臨時教鞭放下來讓我們大家坐回原位，同時他自己也走到桌子傍邊坐着，可是的話又陸續地講下去。

兩次悲壯的鬥爭

在這次戰爭中，有兩件很悲壯的事情，可以特別告訴諸位。第一件是東林寺的大戰，東林寺是靠近新鎮不遠，三面都是水，地勢很高的地方，

那兒可以窺探敵人的行動，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這個地方有一連人，守了一個星期，屢遭敵人的襲擊，班長潘玉林，有一次衝出廟外，用手榴彈打死了許多敵人。又有一次，敵人先用砲擊之後，再又用敢死隊衝過來。他們的人死得只剩了五個，我們的人也死得只剩五個，而且排長胡玉政還帶了傷。敵人有個中尉帶着幾個士兵，已經衝進廟了，胡排長開槍狙擊，可是槍打不響，他當時情急智生，就抓起一把挖壕溝的鐵鍬，打開了那個中尉的腦袋。除了得到戰利品，還得到很多重要文件。L×師長的話，說得我們的眼睛都望着他的一舉一動。我們看見他臉上的肌肉，隨時都跟着他所講的故事的情景變動。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的臉上早已是眉飛色舞了。

副師長，他一直都是帶着笑容很有精神地坐着，靜聽師長說話。

×師長又說死守×宅的故事了。他的態度表現得更莊嚴，說到營長雷洪池悲壯地殉難的時候，我們更是肅然起敬。室內靜極了，只有×師長一個人的聲音。

「我們的××團在本月二日的黃昏過後接守×宅，以及×宅南段的××宅陣地，主力構築××宅，××宅第二線陣地。可是×宅的地勢不好，工事也不堅，並且和敵人距得很近。當時，我們以第三營的一連佔領×宅東北陣地，第一營接×宅的右側。第二營爲預備隊，安置在××二宅之間，第一營預備隊，初初加強×宅陣地的工事。其次就築××二宅之陣地，掘陣地土的交通壕。

三日的早上三點鐘，有一百多敵人，向×宅陣地夜襲。這次我們打死幾十個敵人，奪獲步槍十幾枝擲彈筒等等。三日午前十一點鐘敵人利用煙幕

彈及砲火之掩護，向我進攻，又是一次壯烈的抗戰。敵人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一部份敵人就在這天夜裏，已經侵進了我們的外戰壕，從兩端潛進。

四日我們用手溜彈對着潛伏的敵人，猛烈地拋擲。打死了三十幾個敵人，奪獲很多有價值的戰利品。其餘的敵人，都逃竄跑了，連上留了一排兵力在外戰壕中，防備敵人接近。

四日夜裏，該營又增派一排兵力在外壕，敵人又來襲擊，我們又打死二十幾人。這時×宅北面陣地也有敵人去攻擊，又被士兵用手溜彈打退了。可是，這中間發現有東北同胞的口音。

五日天剛亮，敵人向×宅砲擊，同時以重戰車三十幾輛，配合着七八百步兵，用廣正面而向我第三營全面衝擊。這時我們第七第九兩連的砲火失了效用，只有用手溜彈擲放，卒被敵人戰車上的機槍和砲火所壓制了。

第七第九兩連的全部官兵通通輾埋在戰壕中。當時雷洪池營長，左手負傷，仍堅持指揮四八兩連，拚命地和敵人的步兵作最壯烈的格殺。

敵人的戰車像崩山的一樣，向我們的陣地轟輾，雷營長第二次負傷，在亂槍之下和陣地一同犧牲了！

大家的神經都是在極端緊張的情況下聽着，幾乎連呼吸都停着地聽着。直到他的話停了的時候，大家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這次的戰爭，我們沒有什麼特點，就是服從長官的命令，我們能夠和敵人這樣長久鏖戰，也就是能夠服從長官的命令。」

×師長的臉上，又泛出微微的笑容，我聽了他的話，看看副師長，他臉上的表情，也是從緊張嚴肅的狀態變回到微笑了。我們的兩個小妹妹，簡直像聽小說的一樣，聽得出神了。

爲了要看大戰東林寺的材料，×師長他把我帶到參謀處去。王先生因爲要做有系統的特寫，他也去了。在去參謀處時，我們只看見參謀主任，才知道參謀長現還在病院中。

從參謀處回到師長的房中。亞芬和敏玉正在高唱抗敵的歌曲。這些歌曲，都大受×師長和×副師長歡迎。他們在軍中從沒有聽着這種悲壯的抗敵歌，而製造這些歌曲的人們，都是爲了抗敵的戰士們製造。所以結果×師長和×副師長都說要小妹妹們去當士兵們的唱歌教師。

四川同鄉會救護隊真努力

吃晚飯的時候，說到×參加四川同鄉會救護隊，在羅店場行的救護工作，×師長和×副師大大讚賞四川同鄉會救護隊員們真努力，在在給了他

們抗戰的鬥士許多幫助，大家帶着滿意的情緒辭別了×師長×副師長和參謀主任。他們一直把我們送出大門外面，還給我們照了一張照片。握別時，他囑咐我們常常去談。

歸途中，亞芬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唉！大失所望！」她說：要早知不是戰壕內，「我還不願來啊。」

「難道今天聽了這多寶貴的報告，還不满意嗎？」金敏玉說。

「今天你們把抗戰的歌曲直接唱給抗戰的將官們聽，他們都受到很大的感動，而且又要叫你們去教授那般抗敵的士兵，這也就是你們今天的工作。」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農村中的婦女都成羣結隊地跑到莊子外面來，追着看我們，因為我們上午經過她們的村莊時，她們都知道我們是女的。所以回來的時節，我們才走到村莊，好像通了無線電約的一樣，她們大家

都圍起來了。今天雖然沒有到達戰場，可是在農村婦女們的心田上，已經給她們下了一顆奇異的種子。她們曉得了，原來女人們也可以穿起軍裝到軍隊中做事。至少這天夜裏，有很多人要大談婦女從軍的故典，還有很多少女們，青年婦女們的心也都在想，她們怎樣方能夠穿起軍衣來爲國家做事情。我指着那些婦女對亞芬敏玉說：「看吧，這也是今天的工作。我們的一把小野火！」她們都快樂地笑起來了。

（十月二十日）

前線兩晝夜

吳大琨

一

淞滬的抗戰一爆發，我就有着到前方去視察一下的希望，可是老沒有機會。後來，聽說是爲了防漢奸，戰區裏竟連新聞記者都不准去了，我更覺得到前方去，恐怕是完全沒有了希望。十月十二日的早晨，我正在×傷兵醫院裏工作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團××營的李營副，特地跑來看我。

「吳同志，我明天就要上前線去了。」
他用一雙告別的眼看着我。

「您不是左手的傷，還沒有完全好麼？」我禁不住這樣問。

「是的，可是昨天我們師部裏已經有人來過，他說前方缺乏中級幹部，同時戰事又非常激烈，所以我想，我還是應當趕快上去。反正，我的傷，也已經好了差不多有七八分了。」

聽了他的話，以及看了他的那種爲國家効命，雖死不惜的精神，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

我跟這位李營副，雖然相識不久，可是因爲他近兩星期來常到我們傷兵俱樂部裏來玩。所以大家已經非常熟識。

「那麼，我們又要分別了——我恨我自己不能跟隨了您們一起上前綫去。咱們軍人服務的工作倘能與前方也取得了聯繫，那今後幹起事情來，就要方便了。」我說。

「您要去？那容易得很！」他忽然看着我，很快地這樣說，「您要去？」他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

「當然要去！」

「那您明天跟我一起走好了！」他很乾脆地說：「我跟您介紹我們的師長。我們的師長一定會很歡喜看見您這樣的青年去的。」

於是我們就談下去了。

我很興奮。我從醫院回來後，就去與我們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部的負責人劉良模君商議，他也很贊同我去。

「好吧，您要去，您就爽性代我們軍人服務部向前方的將士致敬一下，並且實地去作一下考察，到底前方需要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想法。」

「好」！我一面答應着，一面心裏真是快活得想笑出來。

於是我就去開始準備我的行裝了。

二

第二天，天一晚，我們就出發到車站去。我帶了很多新出版的抗戰畫報，以及抵抗等等的刊物。因為聽說在前方完全看不到報紙和雜誌，所有的兵士們，他們差不多都是很迫切地需要知道一點戰事的消息。

可是當天，我們並沒有走成，因為日本飛機，在當天曾把離蘇州不遠的鐵軌炸毀了，因此沒有車。

於是我們就只能停着。一直到第三天的午夜，營副到××處去交涉了，才來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從××，帶上了前線。

在這輛汽車裏除了我一人是穿了西裝的普通人之外，餘都是開向前線作戰的勇士，因此，當汽車不斷地在公路上顛簸震盪飛跑着的時候，我忍

不住偷偷地去看那一個個挨近着我的弟兄的臉。

「這些都是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士，——現在是在一步近一步地向前線去了啊！」我心裏在想。

可是這些弟兄們自己卻好像都滿不在乎的樣子。

車經過××，××，××，××，然後到達了××。

人一下車，車外的夜氣，向人身直撲上來，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整個的一個××車站現在已經差不多被炸成一片瓦礫堆了。月光照在那些破瓦斷牆上，更顯得四週景色的淒厲。

那時，已經是深夜，車站的兩旁有人搭了些草棚，在出售零碎東西，也有許多弟兄們在草棚裏團坐了烤火。四週黑影憧憧地，有好多人不斷地在公路上來往着。

我先用目光默默地把我們的同車者送走了，然後再跟了李營副也默默地。地在目光下踏着瓦礫堆，沿公路向前走。

「隆！隆！」砲聲這時突然響亮起來了。

李營副回過頭來，對我看看，我不作聲。

我們在向着砲火的最響亮處走去。

三

在前方黑夜間的公路，是頂熱鬧的。有陸續開向前方去的軍隊，驟馬，軍火。也有正從前方開下來的汽車，人馬；更多的是在前方已經掛了彩，這時要乘黑夜走向後方傷兵醫院去的弟兄們。

我這時才發現，我好像是完全置身在另一世界裏了，前面是不斷的槍聲，砲聲，四週是來往不斷緊張地走着的士兵，軍隊。

「唉，同志們，做做好事啊！」

一聲淒愴的呼聲，提起了我的注意。看時，原來是一個已經被打斷了腿的弟兄正在地上用手爬着，要走向後方去。泥、血塗滿了他的一身。他顯然是在向四週過往的人乞憐。

「怎麼？」我不禁驚呆住了。

「在這裏前方，就是太缺少了担架夫。弟兄們受了傷，有些師部裏，自己有担架連的，還好，倘沒有的話，那就簡直只好自己走向後方去。打壞了手的還可以，倘是打壞腿的，像這樣，那就太慘了。」李營副跟我解釋着，我的心裏感到一陣痛。

四

走了二十多里崎嶇不平的泥路荒地。又不知問了多少次訊，這樣，我

們才到達了××師的師部。

哨兵，進去傳訊，過了好久才出來。

「師長到最前線督戰去了，恐怕要明天才回來。請您們先到參謀處去坐一會吧！」

於是我們就被領到了參謀處去。

黑黑的房子，顯然裏面的人已經都睡了。可是進去一看時，才知道並不然。

參謀長，人是已經躺在床上，可正忙着打電話。

「怎麼？敵人又用毒瓦斯了麼？……是嘔吐性的？好。」

我憑藉着參謀長床前的一枝燭光，可以隱約地看見參謀長當時緊張的

臉。

電話打完，參謀長的目光才放到我們兩人的身上來，李營副上去致敬禮，又跟我介紹了。

「啊，難得，難得！您們後方的民衆竟這樣熱心，勇敢，請坐。」參謀長這樣對我說着，又把目光放到李營副的身上去。

「怎麼？您的傷已經完全好了麼？」

「還沒有。不過，我在醫院裏聽得師部的人來說，前方缺少中級幹部，所以我就上來了。」

「好！」參謀長正想說下去，電話又來了。就打斷了話頭。

我利用這機會，就向四週看了一眼，這是一間很破爛的舊房子，仔細嗅時，還可以嗅到地上霉爛的氣息。

「前方，這幾天正緊張，敵人的中央突破計劃，因爲不成功，又在用

弄瓦斯了，我們傷亡了很不少，您們那一團——」參謀長說到這裏時對李營副看了看，「已經差不多完了，不過敵人的犧牲，恐怕比我們還重。」

「差不多完了，」這五個字在我的腦海裏震了一震。看李營副時，他還是那麼很恭敬地站着。不過，我從他的目光中，我知道他這時心理的狀態。

又過了一會。李營副就向參謀長說明他還得回團部去。

「這位先生也跟去麼？」

參謀長問。

「是的，」我說。

於是我們就向他告別了出來。

從師部參謀處出來，表上的時針正指着午夜四時。我的心比先前更緊張了起來，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真在走向最前線了！

經過一條小河浜。

我們道路的四週，都是稻田，與棉花田。稻田裏的稻子已經都熟了，結着滿滿的穗子。

在月光下照着這許多景色，倘不是頭頂上有呼呼的砲彈聲，與四週「閣閣閣」的機關槍聲，是決計不會想到我們是在前方的。

後來，我們就到了團部。哨兵進去傳訊，手續跟在師部裏時一樣。

見了團長，我因為剛才在師部已經聽到敵人用毒瓦斯以及該團傷亡頗重的消息，所以就急着問團長的詳細戰況。

「啊！說起來真令人又傷心又興奮！」那團長說：「我們一團人是

前天來接防的。當時共有弟兄一千三百餘名。打了四晝夜，因為敵人不斷的用飛機，大砲猛攻，傷亡得就很厲害，已經只剩八九十人。而且武器也都不行了，昨天一天，弟兄們在壕溝裏就已經差不多完全只靠擲手溜彈將衝過來的敵人擊斃。八九十人，一天共用了兩千多手溜彈。敵人因為攻不過，所以最後就終於改用毒瓦斯，我們不及防備，這僅存的八九十人也就因此犧牲了。可是，團長換了一口氣說：「我們的陣地始終沒有動。而且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當敵人又衝過來的時候，我們有四位僅存的弟兄還依舊不退，用手溜彈將衝過來的敵人炸倒，自己又衝出壕溝去將敵人的輕機關槍四架奪了過來。再就將這四架槍倒過頭來打敵人。——」

「啊！」我這聽的人不覺為這壯烈而又英勇的故事所震動了。

「我們這一次的弟兄可真是太好了！他們每一個人都勇往直前的。和

敵人死拚，想想這許多好弟兄都已經犧牲去，真有些傷心。」那團長說到這裏時，臉上表現出很痛苦的樣子。

他已經四晝夜沒有睡。因為親到壕溝裏去指揮，那時敵人所散放的毒瓦斯還沒有完全散，中了一些極輕微的毒，有些在感到頭痛。

因為時間的過遲，那天我就與李營副一起在團部的稻草堆上過了一夜。

六

第二天一早，團長因為知道我歡喜到陣地上去看看。就命一位團副陪了我一起上陣地去。

我們先走進了交通壕，然後就逐步地走近火綫了。

在壕溝裏伏着的弟兄們，都禁不住用驚異的眼光向我看着，他們想不

到有這樣一個後方來的人真會跑進火線。

我將帶去的抗戰畫報等散發給他們。他們就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看將起來。顯然地，他們對這些畫報都感到了很大的興趣。

「您看，您看，這是我們將他們打下來的飛機，」一個士兵指了一張圖給另外一個士兵看。那個士兵感到了滿足。

是的，在前方，差不多大家頂恨的就是敵人的飛機。它們晚上不出來，只要天一亮就嗡嗡地到我們的陣地頂上來亂飛亂轟，要飛一整天。

「您看，這是敵人的繫留氣球。」

團副用了一架望遠鏡，讓我看。我向敵人陣地看去時，果然看到一個氣球在敵人陣地上浮着。

「在這氣球上面，有着敵人的瞭望台。他們的望遠鏡很好，差不多我

們陣地上的一動一靜，他們白天都可以看出來。看出來後，他們就指揮大砲飛機來轟炸。」

「我們沒有辦法將他們的氣球打下來嗎？」我說。

「有，當然有。就可惜我們的空軍倒底還是太少了。」

這時突然有一顆大砲彈自敵人方面打將過來，震得整個的戰壕都動盪起來。沙包裹的沙掉下來了，人也禁不住向四週搖擺。

「好厲害！」我說。

「作戰激烈時，前方的戰壕一天到晚都是這樣的，所以睡在戰壕裏，就像睡在鋼絲床上一樣。」

「睡在鋼絲床上！」我不禁爲這個好譬喻笑了。

我仔細觀察我們陣地裏的壕溝。工事可說是都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有

的地方已經都積了水，弟兄們簡直有的就站在泥淤裏，水浸到他的半腿。

「如果下雨，怎樣？」我問團副。

「下雨還不是直淋？我們弟兄們都沒有雨衣，倘後方能給我們捐些雨布來，那倒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既可以包東西，又可以遮身。」

「是，」我答應着。

這時，離我們不遠的壕溝裏，槍聲忽然緊張起來了。我們可以嗅到很濃烈的火藥氣。

「我們回去吧！」團副說着，就半強迫地將我又帶回了團部。

七

整整的一天，我都是在團部裏過的。

我跟那些弟兄們，亂七搭八地講着，到晚上飛機不時的來轟炸，耳邊

的噙噙聲與炸彈爆發聲，就不曾停過。團長因為我是遠客就特地叫勤務兵燒了幾樣菜，請我喝酒。

「這裏，白天就簡直不能煮飯。敵人一看見那裏有炊煙起，飛機就又要炸了。」

團長對我解釋着，我那時已有一天多沒有吃過東西了。所以雖然勤務兵拿上來的饅頭，與餅，是那麼又黑又粗，我吃的時候，還是只覺得它的甜美。

「這是前線的生活！」我心裏想着。

那天晚上，吃過飯，我覺得我應當走了，就告別了團長，團長還是命團副將我一直送到了師部。

到師部時，這次師長已經回來了。所以就很容易地見到了師長。

「昨天，我到前線去督戰去了，沒有見到吳先生，抱歉得很，吳先生這一次真是辛苦了。」

×師長說着。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談話。

我將我這次的來意向×師長說明後×師長又接着說：「啊，慰問是不敢當的，抗戰是我們軍人的天職。這算不得什麼。我們前方現在也不需要什麼，倒是你先生帶來的那種畫報，弟兄們確是很歡迎。以後，有便，請不時帶些來。東西，只要交到我們師部在後方的留守處就行了。」

×師長講話時的態度是很和藹的，而且兩目炯炯有神，堅決地表示了他這次作戰一定勝利的信心。

「至於這裏的作戰情形，有許多地方，現在還不便說。可以告訴先生

的，就是敵人所依仗的就只有砲火厲害一些，可是我們並不怕他。最近這幾天我們正打算反攻它，看上去，敵人是支持不住的。至於我們這裏的弟兄，作戰的勇敢，那更是不用說的了，先生想來一定已經聽到我們有一團裏四位弟兄犧牲到最後，還守住自己的陣線，將敵人的機關槍奪過來的事情吧？」

我點了點頭。

「敵人的士兵就不行了，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真是願意作戰的。不過，看上去，好像敵人的督戰也頗嚴厲。所以有時候，敵人衝上來，給我們打退了，也總不敢十二分退遠。恐怕退下去也得打死的。」

爲了怕担誤×師長的功夫，所以不久，我也就向×師長告別。×師長很熱誠地將我送出師部，然後他又回前線去督戰去了。

在歸途上，有兩個勤務兵送我。時候又已經是深夜，我一邊踏着自己的影子向來時的路上走去，一邊心裏不禁發生了很大的感慨。

這次淞滬作戰，士兵，將士們是確是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的責任了，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是那麼地困苦。防毒面具不全，雨衣沒有，火器又不夠，可是我們民衆方面呢？前線担架夫的這樣缺少，要使受了重傷的傷兵們還不得不忍着痛在地上爬回去，那未免太講不過去了。

我在打算着回去後，怎麼使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格外加緊起來。

二六，十，二十二，前線歸來之第三日

走向東戰場

焚 戈

一 第一顆炸彈

正儀怎樣？唯亭怎樣？東戰線序幕之第二天，這問題就普遍地爲蘇州民衆關懷着了。

這樣情形之下，漢奸的造謠更是大好機會，于是正儀車站被炸毀，唯亭車站被毀的謠言替代了「怎樣」的答案。

爲了明白這個「怎樣」起見，在秋雨濛濛中，記者趕着×××師開赴前方的便利，跟雄糾糾的隊伍一起踏上征程。

江南的秋天是沒有一點肅殺之氣的，給人的感覺真如春日一樣溫和，細雨濛濛籠罩了廣漠的原野，將是枯黃的樹葉經過雨絲的濕潤，又似含着
一點活意了。生活在黃塵蔽天或風沙遍地裏的官佐們，對着窗外江南秋之
綺麗，似乎忘記了跋涉的苦痛，行軍之疲勞；帶點欣賞風味，默默的大家
把眼光放到天的盡頭凝視着。

車過唯亭，忽然發現飛機一架，在陽城河上空往返盤旋，因飛行過高，而且距離也相當的遠，一時頗不易辨認出是屬於那一方面的。一個部隊
在行進之中，對於這種「遭遇」本相當地頭痛的。幸而飛機僅有一架，而
目標似並未注意到我們的列車。

飛機，這二個字給了車中官佐們的不少的興奮，等那個翱翔在天空的
灰白點子消失之後，車中開始了議論。

「你說，這個飛機是那方面的？」

「日本的！」

「憑什麼理由說他是日本的？」

「哪里有自己的飛機偵察自己的土地的道理！」

「唔！」

士兵們也在討論適才的事情，那些樸實淳厚的臉孔，却從說話中閃現了他們對於敵人理解的程度。

「漢口給他們逃跑了，媽的，這回在上海，才趕上呢！」

另一個士兵一邊在整理他的草綠色幫腿，一邊在咕嚕着。

「同志，爲什麼給他們逃跑呢？」

「沒有種，不打就走了，上頭命令讓他們走，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最後這句話有點感慨，也有點憤怒。

正儀怎樣？唯亭怎樣？到崑山以後才得到了一個正確的答案，原來敵機在唯亭車站投下的二枚炸彈，一枚落在荒田之中，一枚落在唯亭車站北面二里以外的陽城河中。正儀唯亭依然無恙，而在東線後方首先遭難的，要算陽城河中的一些蝦兵蟹將了。

二 崑蘇道中

爬上了難民列車，難民列車停靠在正儀站上有四個鐘點，從蒼茫的薄暮至於朦朧的黃昏，向東行的車子雖過了好幾趟，我們的車開行時間，依舊渺渺茫茫，飛機襲擊的危險，料峭秋風之威脅，使每一個人心頭浮起了一點陰影。

「問站長去！」

「問站長去！」一片問站長去的提議之後，有幾個人走向站長室，但站長的冷漠回答是「前頭路不通」。等到再想追問一句，摸的較清楚一點，而站長却悠然地踱回了臥室。

好容易挨到十二點鐘左右，車才從正儀站開出，那時大家唯一的希望是天明之前，還能到達蘇州，誰知行了一站，到唯亭又停靠下來，一停又是二三個鐘點，從子夜起，天又洒着瀟瀟的秋雨。鐵蓬車沒有客車一樣的設備，一下雨，那就更糟，一大部份人只好讓風雨的欺凌。沒辦法，再去問站長，站長拼命向前一站要路簽，前一站只是支吾其詞。看情形只得在風風雨雨的茫茫之夜，硬拚那麼一夜的了。

欲速則不達，眼前的環境不能不叫大家改變了人生觀，於是，能走則

走，不能走則睡，這想頭通過了大家。再於是，車中能夠隱蔽風雨的就車中打起呼嚕，車中無法可想的搬到站房裏臥到身體。讓風雨欺凌着這些破碎的心，擊撞着這些被傷的「喪家之犬」。

朦朧中，忽然聽說外跨塘中了漢奸埋的地雷，叫各處車輛慢慢的開出。急忙跳起來向各方面打聽，結果所謂地雷也者還是車站職員犯了幼稚病所鬧出來的喜劇。原來靠近外跨塘站附近的農家小孩，把幾個作爲玩具的泥像去埋在沿路的泥中，泥像手足伸展在外面，而埋泥像所在又不免有點坟起，這一來，巡道夫把他認作了地雷，而把伸展在外面的泥像手足認爲地雷的藥線。不敢去碰，又不敢臨近，趕回去一報告，於是這一幕幼稚的喜劇就順利地成長了。幸而經了路警去調看之後，立刻證實，喜劇不致於成了一幕悲劇。

喜劇的結束時，天色已近於黎明，經站長的幾次交沙，才討到了一支路籤。車開到外跨塘時，站長室畔正圍了一堆人，在議論他們夜來的喜劇。

被風雨欺凌了一夜的難民，至此也開始活動了。買炊餅，買粉糕的不一而足，也有些圍在站長室之前，探聽着他們流亡後的家鄉狀況。一個難民偶然踏進了站長室，立刻被路警抓了去。

車近于十時到蘇州。

三天堂的幻滅

蘇州天天遭受敵機轟炸。那一天早晨還有一點雨意，而到下午，天氣忽然特別晴朗起來，真有一點秋高氣爽的风味了。二點鐘，敵機二十三架

結隊來襲。當時被轟炸的地方是老五團與飛機場二處，一共死傷了三十多人，然而敵人所給付的代價，除了二十多炸彈之外，還有一架飛機，二個戰鬥員。其間一個戰鬥員在危險時用降落傘降落在附近的稻田之中。

一種勝利的興奮使市民暫時忘記了不安，「看飛機去！」一部份愛熱鬧的羣衆大家又踏上了風沙撲面的馬路，被冷落了了的盤門，這一天在大家記憶裏忽然活躍起來。

飛機落在距離機場一百碼左右的原野裏，機身大部被燒毀，剩餘的只是幾根零落不全的殘骸。機上所有的番號，已被警察局方面派人取去，幾個彈下餘生的保安隊士，面上沾滿了泥，向人敘述着投彈的情形及擊落一架的經過，另幾個影子在野原中閃動，他們在找尋着同伴的屍體。

「我們發現敵機的時候，一排人就分散開來，伏在田塍上或溝裏，儘

可能的把身體掩護起來。敵機一來就開始投彈，轟！轟！的一下就是七八個，我們伏在地上，動也不動。炸彈，那傢伙真厲害，落在地上，地上就是一個洞，污泥濺的半天高，我們大夥兒的面上，誰不濺沾了泥？媽的！

「後來，我們的一個弟兄，被彈片打死了，想爲他報仇，可是幾支毛瑟槍，那有用？誰知敵機盤旋了幾週，見我們沒有動靜，放大了胆，突然低低飛下來，離開地面只有幾百尺，我們大家暗暗地招呼着戒備。

「後來，有五架敵機又下來投彈，當他們直降下來的時候，有一架連人都給我們看的很清楚，於是我們不約而同的來了一個『密集射擊』，不知誰的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汽缸，汽缸破裂了，機中的一個人當場炸死，一個人傷了一條腿，從機上跳到稻田裏，中了兩槍。可是，我們也犧牲了好幾個弟兄！」

靜靜的，在這廣漠的野原之中，許多人都靜靜的聽他報告英勇的戰蹟。說到最後的一句，眼中含有晶瑩的淚珠了。

「不要悲傷，死了一個人，我們無數的人會作你們的後盾，我們無數的人會爲你們報仇，鬼子的犧牲今天比我們還大！」

羣衆之中，有人答覆了弟兄的說話，眼前的一幅圖畫，又從悲壯而轉到肅穆。這時他們的一個長官也得信，從田塍上迂迴地爬過來。

「你們不要灰心，死！一個軍人算得什麼！能夠在這一次爭民族生存的戰爭中死去，應該是光明的，你們要繼續着死去弟兄們的精神，努力下
去！」

「是的，隊長！」

弟兄們保持了一個立正的姿勢。

天氣將近蒼茫，大部份人絡繹爬上了歸途，忽然嗡嗡之聲，又發現在上空，抬頭一望，糟了，九架敵機又分作三隊來光顧了。大家只得四散的臥在附近的田塍之上，這一次，盤旋有一小時以上，一共投了二十多個炸彈，地面上所受的損失是幾十碼地的青草和一些虫豸，到是善長巷給炸了。一家旅館，還傷了幾個人。蘇州這一天晚間警報沒有解除，電廠停止發電，寄託於電氣發動引擎的工業，也連帶停止了，當地幾家較像樣的日報，第二天直到下午三點鐘才出版。

天堂的綺麗，在敵機之威脅下面幻滅了。

四劫後吳門

靜靜的太湖之濱，三十二架飛機一光顧，也捲起了滔天的巨浪。蘇州

經着這次的襲擊，不得不變質了。許多紳士淑女，趕快溜之乎也，流連乎靈岩鄧尉之間。一般人民大包小包，扶老攜幼的塞滿了一街。一種流亡離亂的滋味，實在令人覺得悽慘。

敵機七八次的進襲，大小不等的炸彈甩了一二百，全蘇州仍不找出幾個地方有被炸的遺跡，一部份市民才感覺到飛機之威脅也不過如此。另一些人，儘有逃難的充分理由，然而逃了出去那裏弄飯吃，也是一個問題。不得不硬着頭皮跑還來了。到目前，白天的觀前街似乎並不荒涼，只是再沒有從從容容的好整以暇，顯然的，人們的步子加大了不少。

這兒羣衆的救亡運動，因蘇州之變質而高漲了。但是所謂工作，大部份是做在標語口號上的。在蘇州，滿街滿巷全是各種五顏六色千奇百怪的標語口號，舊的未褪色，新的加上。各界抗敵後援會主要的工作也是在

宣傳，最足使人不忘的是發行壁報，這種壁報是每天收聽無線電報告的幾條戰事消息，抄錄了托印刷所石印，翌晨分貼四處，其實這東西主要的關係還是在表現了抗敵後援會的所謂工作。如果說報道消息，則買幾張當天的日報貼貼，內容一定豐富的多了。人民團體方面，在形式上也是相當熱鬧的。

關於難民收容與傷兵救護這方面，這由紅十字會為主體的救護委員會負責的。難民收容所中成千成百的難民，毫無秩序生活在一起。既不設法轉送後方生產，又不計劃加以訓練分發服務，人漸漸多，于是把每天規定的兩飯一粥，減作二粥一飯。傷兵救護最熱心的是一班中下階層的民衆及青年知識份子，然而在物質方面還是相當地缺乏。

五變質了崑山

車到崑山，正逢到了敵機轟炸的時候。

崑山，這是長江流域旁的一個小縣城，介乎太倉、嘉定、青浦、常熟、蘇州的中心，它是歸有光顧亭林兩先生的出生地。

這裏，儘管有閒階級如何逸樂，如何追求物質上的享受，但是詩一樣的環境，他永遠保持了鄉村的優點。市民們永遠在過着他們悠然的生活。一、二八時雖然間接的遭受了不少損失，很快就被恢復了過來。誰想得到，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中，他又遭受了空前的劫難，他支出了爭取自由的重大代價。

敵機的不斷地轟炸使崑山改變了悠然的生活了。平日最熱鬧的有北大

街，至此已無一人，城中居民大部遷到四鄉，只有西門東門二處，還有一點市面，但只限於早晨，一到下午，街上也會靜靜的不見一人。崑山的郵政局，最初遷到西門，後來不知遷到那一個村中，寄信發電，幾乎全成了問題。

縣長溫崇信先生，是復旦的學生，年齡很輕，也很有朝氣，在這樣苦難中的崑山，行政組織還能不十分紊亂。差一點的是民衆組織這方面，城內尚有一些防護團之類，鄉村小鎮之間，根本就不知道民衆組織是什麼東西。

鄉村的民衆組織，接近戰區的各縣，幾乎犯了同樣的症候，不僅談不到組織，連起碼的防毒常識，也都莫明其妙。敵機過境時，聚在一起觀望的也有，拍手狂呼的也有。從都市的人民漸向鄉村遷移之後，鄉村也成了

漢奸活動的對象。今天有一個和尚來打聽××的情形，明天有一個乞丐探問××的駐地，幾是不足為奇的。有些較清醒的人民雖知其來路不正，但一來怕他身邊有武器，二來又覺得事不干己，眼睜睜的看漢奸自由在地去。

崑山城中的漢奸問題，也鬧的相當嚴重。記者到崑山的那一天，有一處因敵機投彈而起火延燒，消防人員前往施救時，竟有漢奸混入其中，將水龍的噴射器毀壞。幸經當場發覺，將其捉住。另一個漢奸在大庭廣眾以藥水傾入茶缸，也當場被捕，更有一個用白毛巾指示飛機投彈目標，因當時未發覺，卒被脫逃。當局方面在設法使除奸工作有新的發展，但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問題，如果不將保甲制度辦好了，收效是相當困難的。

六太倉的浩劫

上海的戰事向外擴展，敵兵結集於瀏河楊林諸口。瀏河一吃緊，日本的飛機就光顧了太倉城。八月的下旬，太倉的民衆們在倉皇中，被敵人的炸彈趕上了流亡之路。崑太路上，一羣羣男女老幼開始了顛沛的生活。

記者到太倉時，太倉城內除了少數公務人員之外，居民已經逃亡殆盡了。城內，東一處是被炸的陳跡，西一處是被炸的陳跡，彈洞與彈疤，到處可見；太倉的縣政府，縣黨部，警察局，都已遭到了敵機的轟炸。

戰爭發生以後，未遭轟炸以前，太倉方面的救亡運動，在黨部的領導之下，表面上也做過不少，但一遭轟炸之後，居民十室十空。對於鄉村的行政，這以後推行也感受着相當不便，原因是平時的政治組織機構，一直

沿襲了老法子，通常推動已經很覺吃力，突然來了一個戰時，老法子那裏會運用得好呢？

太倉的省立師範，那是崑太嘉寶青等八縣的最高學府，在這兒，每年可以訓練一批優秀的師資，延續着這八縣文化的歷史，戰後的這八縣却首當其衝，直接間接的損失受了不少，這個學府的恢復，短期內是相當困難的。

然而敵機的寶貴教訓，也擊破太倉人民不少的迷夢。他們認識了自己的敵人是那一個，在茫茫的流亡途上，記者聽見好幾個太倉人民，在切齒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一顆炸彈抵得住一百篇宣傳文章的！

那時在太倉一帶的駐軍是×××部，他們的全部隊伍擔任了瀏河的正面守禦。黃昏朦朧中，瀏河方面的砲聲密如聯珠。記者赴×××訪該軍的

陶處長，詳談瀏河方面的戰事。

（十月二十七日被記于上海）

在北新涇火線上

征雁

從十月二十七日晨七時起，敵機狂炸滬西的當兒，周家橋鎮是毀滅了！火在狂熾，建築物在傾圮，消滅；難民一批一批的躺在血泊裏，斷頭，裂肢！慘，慘！整個是陷入恐怖，紊亂，慘呼，哀號，悲憤，怒罵的空氣裏。逃，逃，可憐的衆生，一大羣，一大羣，但是，逃到那裏去？上面的大隊敵機，不是絲毫不肯放鬆的在掃射機槍嗎？

這一剎那，不知有幾許的同胞，沒了家，亡了父母妻兒，離散了骨肉！

然而，敵人的殘暴，是終究只能造成我們抗戰力量的孳長的，而絕不

會使誰氣餒。下面，一個值得記載的故事。

x

x

x

「先生！你能介紹我當兵嗎？我氣死了，這東洋鬼子！」一個挑着羅担的誠樸的鄉人，前一籮是躺着一個小孩及被包，後一籮則是一些衣服和什物，他淌着熱淚，臉上滿堆憤激的情緒，以十分懇摯的態度，跑攏來對南境放哨的我們說。

「先生！我的家被東洋人丟的炸彈炸掉了，我的父親，妻子，和一個八歲的兒子都炸死了，剩下來只有我和這一個三歲的孩子了；那麼，我還做什麼人？但是我不能去尋死，我要報仇，我要當兵，我要殺鬼子……」他繼續說。

我們對着他打量了一回，檢查了一回，實在，我們太仔細了些，而他

則確實是一個誠樸勇毅的鄉人。

「當兵是很危險，是要死的！」我們的答語。

「怕死，狗養的，我一定要當兵。」他在發着堅決的誓言。

「小孩子你願意拋棄嗎？」

「那算什麼！讓紅十字會去擺佈好了。」他答。

在小孩的哭聲裏，在紅十字車把這失了父母撫養的孩子收拾去後，他整理了一下被包和衣物，跟我們到部隊去見官長。

「你受過訓練沒有？」

我們的官長問。

「沒有。」

「既然沒有，你必須受訓，方纔可當兵。但這裏沒有你的機會。現在

我們這裏缺一個伙夫，叫你義務擔任，並且時常叫你搬運重量的東西。這樣，你同樣可以報仇，因為我們殺敵，你們是幫助了我們。你願意嗎？」

「願意。」他毫不猶豫的回答了我們的官長。

於是他從那天起，便在我們的隊裏很耐苦的服務了，他成了我們的同志了。

可敬的老百姓

往常，我們做工事，臨時征用伙夫，老百姓們總是充滿着軍閥時代「拉夫」的恐怖的感覺，所以遇到我們去向他們要求「幫忙」，他們總顯着有些不願意，推說這樣忙，那樣有事，可是這一次在滬西——北新涇却不然了，他們非但誰都沒有顯着不願意，且都自動從四處趕來。

二十八日清晨，我們奉命趕築××橋的工事，所以在先前一天的傍晚，向各村未曾搬家的農夫店夥們去征伕子，但是不到一個鐘點，在這樣破碎凋零，殆陷毀滅的村鎮上，征得的伕子已供過於求。原來他們一聞風訊，便來踴躍參加。有的從二三里外的村落趕來，問駐軍，問我們，「還要伕子？還要伕子嗎？」

工事因而在未到預定時間已築成了。

但是，參加工作的老百姓們，辛苦了足足九個鐘點，看他們都背疼，腿酸，但是他們還是不願意離去，只是問：「還有工事嗎？還有工事嗎？……」雖然，砲聲在響，流彈在飛。

終於，因工事已完，他們很悵惘的，只得離我們回去。

啊！一羣可敬的老百姓，他們是在敵人的砲火和炸彈的洗禮中驚醒了

，認清敵人了！

忠勇的黃包車夫

在××師的部隊裏，有一個忠勇的黃包車夫，他是泰興人，他的名字叫張友富。

他的家住在閘北，「八一三」戰起後，他的家毀滅了，他的車子不能拉出安全區域，同時，他也不願意拉出；他只是很勇敢地，投在我軍的××師的部隊裏，當一個擔任運輸的伕子。

他的飛毛腿，本來在平日是鍛鍊得很好的，可是他替我軍服務，是顯着格外的敏捷，迅速。只要是二三百斤重量的燃料，糧食，他總能一拉就跑，飛也似的。他是那樣起勁，晝夜工作着，從沒有說過一聲「苦」，也

從沒有偷過一分鐘的懶。

他說：「我是江北人。江北人的苦力，人家說，多爲敵人利用做漢奸；但是我却要替江北苦力雪恥，我要做個忠勇的江北人。」

一個日本間諜

二十九夜，我們在××橋的後方防地上，發現一個日本間諜，潛在我們的陣地刺探軍情，當被我們緝獲。

他化裝了一個叫化子模樣，上身穿着破衣服，但下身却穿了一條舊黃呢軍褲；從這一點上，被我們看出了破綻。

把他帶在部隊裏，經過我們一番嚴厲的威嚇審問，可是他始終不說一句話。當然，我們的威嚇，是只限於威嚇，決不像敵人，連把我們的難民

傷兵擄了去，也要施以慘酷的殘殺。

「支……那……火……燒……鬼……」他受不了我們一再審問的麻煩，他於是在接連的罵我們了。

威嚇既不能使他說一句話，當然只有用和藹的態度，和柔的語言，去繼續對他審問了。

一個熟諳日語的同志，他用了十足感化的口脛，對他說明了這樣的意義：

「日本朋友：我們非但不至對你傷害，而且同時也不會對你加以怎樣難堪，你可放心，你在這裏會永遠受到我們的優待，你的生命是永久安全的。因為我們的仇敵，是你們日本的軍閥，正和你們因着軍閥的蹂躪，壓迫，不得不拋棄了美滿的家庭，甚至毀滅了家庭，而到我們中國領土來作

無意義的，慘酷的戰死一樣。但是必須你有誠意來做我們的好朋友，便是不要供日本軍閥作無謂犧牲，和認清你的敵人是誰？我們問，你要誠實的回答。你是做什麼來的？你擔任怎樣工作？你們隊伍裏的情形怎樣？弟兄的感想和生活怎樣？你的感想怎樣？你叫什麼名字，那裏人氏？……」

他聽了這一番話，臉上突然顯示了愉快的感覺，竟毫不滯思的，極流利的滔滔說起來：

「我叫野藤春夫，名古屋人。

「我確實是到貴國防地偵察軍情來的。

「我是一個義務的警備兵，但我是早稻田的大學生，測繪地形，偵察陣地，都具有基礎學識，所以無須經過緊急訓練，我便適宜於擔任間諜工作。

「你說我是你的好朋友，那正是好朋友，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只得忍受壓迫，供候驅使，來和你們反友爲敵。我們想反抗，可是沒有反抗的機會和環境。」

「隊伍裏的弟兄，是沒有一個不厭惡戰爭的，對戰地的生活，也沒有

一個不是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尤其是有許多日子，要枵腹作戰」。

「在我當然是感覺軍部的政策是太錯誤，太使人憎恨；不過，像我這樣反對窮兵黷武，在軍隊中究竟是僅一部份，因爲軍人的思想是太籠統，太簡單，是始終被王道的法西斯主義霸佔着；但是，他們是都被『戰死』的威脅，而動搖了強蠻的心理了。……」

「……………」

「……………」

說畢，他又對我們表示了一下感謝的美意。

等一忽兒，官長下了二條命令，一條是叫隊員妥適的優待他，另一條是「明天把他解到支隊部去，轉總指揮部核辦。」

——從這個日本間諜的坦白供詞裏，我們已可見到敵人內部的反法西斯氣燄，是如何高張了，和敵軍的所謂「士氣」，是怎樣的潰沮和渙散了。

戰士們的希望

在北新涇前線的忠勇的戰士們，他們的腦海裏，都深鑄上有這樣一種熱烈的希望。——希望上峯有命令迅速反攻大場。因為他們的觀察是不反攻則罷，一反攻定能將大場克復，大場克復了，他們不難重復回到第一道

防線上去殺敵，所以他們渴望着向蘇州河北去衝鋒的命令，但他們却感覺到，死守在蘇州河南，太是苦悶的一回事了。

舉個例，當某一次，在我正閱讀報紙的時候，便有一個老鄉跑攏來問我：「同志！今天報上有沒反攻大場的消息？我們等得心焦極了。」接着他又說：「這裏的空氣太悶死人，如果我們能克復大場，恢復第一道防線，我們雖死有什麼不高興呢？」

在一日的深夜，我們的隊伍離開了北新涇，而移防在與先前相距約三里的後防陣地上。